

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九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宣城梅 庚耦長

漢陽陶 竄甄夫

新安程 煒彤友

環溪朱天植挺生 叅校

期功喪去官

日知錄云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攷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揚仁以兄喪去官譙玄以弟

山東省立  
圖書館  
收海源閣  
書藏之章

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  
實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風俗通云范滂  
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云爲勃海王郎  
中令以兄琅琊相憂卽日輕舉園令趙君碑云司徒揚  
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  
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  
尚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  
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  
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  
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

古人凡喪皆謂之憂其父母  
喪則謂之丁太憂見北史李

彪王純碑云拜郎失妹寧歸遂釋印綬晉陶淵明作歸去來辭自序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嵇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者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而潘岳悼亡詩曰疊疊期月周戚戚彌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是則期喪旣周然後就官之證今代之人躁於得官

輕於持服令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况三代聖賢之列乎漢人有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後漢書劉焉蜀志竝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則朝廷固已許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二三子羣居則經之遺意也與

期功不奔喪

記曰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先是唐宋元百官聞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喪俱得奔喪洪武實錄二十三年除期年奔喪之制自後本支不恤敦倫者少未必不由於此有服者不得借吉易服

唐書李訓傳文宗召見訓以衰簾難入禁中令戎服號王山人宋史蔡挺傳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喪聽以衫帽入則唐宋有喪者不敢假公服也今人謁官長竝奔走富貴之家皆易服趨事世風澆薄至於如此

### 宋丁憂起復先授武官

宋舊制文臣丁憂起復必先授武官蓋用墨線從戎之義示不得已也故富鄭公弼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子謂起復古無此例不得已如宋制先授武官仍有仁孝之意後代非不得已

亦爲起復去古益遠先已不孝後安望其忠乎古人移孝作忠恐不如是

### 墓祭

閻百詩曰東郭墦間之祭是墓祭也東漢建寧五年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旣興後世紛紛皆以墓祭爲非古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博徵之成陽靈臺碑慶都僊歿蓋葬於茲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

紀武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  
周禮家人凡祭墓爲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  
者孟子之前孔子卒塋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  
時奉祠孔子冢豈有非禮之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  
哉案按春秋戰國時皆已墓祭秦始皇起寢陵殿於墓  
側漢因之不改四時上飯是秦漢皆墓祭不墓祭之說  
起於蔡邕蓋謂宗子去國庶子無廟故墓祭如宗子不  
去國則可以入廟而祭故謂古時不墓祭不知廟祭者  
魂氣也墓藏者體魄也仁人孝子所均重也

### 祠堂



伊川曰庶人無廟可立影堂文公曰祠堂者以伊川謂祭不用影故改其名程子謂用影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開墳

管子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二政曰開久墳棠謂開墳不是達陽氣恐墳內有水也後世拘於陰陽一歸土便永不啟視使有水何從見乎

豫凶事

晉陶淵明自作輓詩祭文唐白樂天辛秘李棲筠王績嚴挺之柳子華衛大經李人行皆自撰墓誌顏魯公在

蔡州變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朱翌曰生前作誌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顏魯公可也明朝楊文貞生前有少師楊公傳王直作又有東里先生小傳陳賞作又有東里楊公小傳梁棻作成化末年南京吏部侍郎王與爲三原王端懿公作傳曰大司馬王公傳而太醫院判劉文泰乃奏以爲估直文泰雖正罪而公亦從此失位矣笨哉生曰未死而自爲之猶之可也若惠公仲子未死而天王先歸其賻尤爲無謂左氏曰豫凶事非禮也左傳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子之皆未死而賜謚

及墓田尤可笑

暖孝

暖孝之說最爲無禮不意宋時已有此言宣仁上仙東坡爲禮部尚書與禮官及太常關決諸禮事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欲爲太后妃皇后暖孝東坡上疏以暖孝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

借吉

世俗服中娶親謂之借吉維揚俗語謂之孝裏超此無禮之甚者孔帖云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

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卽日召爲左衛將軍許王下降  
蔣又上疏以爲墨纁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禮  
違人情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母之請又意殊  
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爲少對曰俚  
室窮人子勿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  
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爲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更三思之  
會太常博士韋彤諫曰婚禮主人凡筵聽命稱事立文  
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  
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  
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纁緣金

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纓服衣冕裳去堊室行親迎以  
凶續嘉爲朝廷爽法疏入帝迕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  
父有守棠按此事民家且不可行况帝王乎歷代皆不  
嚴禁是以相沿成風有心世道者隆孝弟而厚風俗斯  
爲急務也

### 帝王陵寢

洪武年間令所在有司祭三十六陵陳州伏羲陵趙城  
縣媯皇氏鄆縣神農延安府軒轅曲阜縣少昊滑縣高  
陽高辛東平州堯帝寧遠縣舜帝會稽縣大禹滎河縣  
商湯王內黃縣商中宗陳州商高宗西安府周文王武

王成王康王漢高祖咸寧縣漢文帝西安府漢景帝興平縣漢武帝長安縣漢宣帝孟津縣漢光武富平縣後魏文帝三原縣唐高祖醴泉縣唐太宗蒲城縣唐憲宗涇陽縣唐宣宗鄭州周世宗鞏縣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會稽縣孝宗理宗順天府元世祖扶風縣隋高祖陵有司亦祭不在三十六陵之內

舜陵二妃墓辨

永州志舜陵在九疑山一名永陵禮記檀弓舜葬蒼梧之野史記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零陵之九疑家語亦然岳之洞庭有君山其上爲湘妃墓古今相傳爲

堯之二女舜南巡溺於湘江二妃從征偕溺死而神遊於洞庭之湖故湖有黃陵廟以祀二妃詳具秦博士之對始皇也王逸遂以湘君湘夫人爲二妃劉向張華酈道元羅含皆信其說後人竝述無異辭在昔楚靈王作章華之臺壅漢水以象舜陵漢時劉表又建二妃墓在黃陵廟西秦皇漢武皆望祀焉宋置守陵五戶明朝布在祀典仍建廟簫韶峰下命有司六月六日致祭

舜南巡在堯未殂落而舜攝政之時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踐位凡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之死一百一

十歲耳安得有南巡溺死事或曰安知舜南巡之後  
不復南巡耶予曰不然巡狩大典天子溺死大事受  
終復巡狩而溺死尚書自當紀載且舜踐位之後惟  
責成於岳牧九官垂裳恭已而已安得復南巡說者  
又以尚書陟方乃死陟方爲巡狩不知陟者升也方  
乃死者釋陟爲死也蘇東坡謂陟方猶升遐乃死爲  
章句竹書紀年帝王之死皆曰陟尚書在位五十載  
陟作一句方乃死作一句其義自明也考竹書紀年  
舜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陟方岳三十五年命夏后  
征有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觀竹書帝居



鳴條語與孟子卒於鳴條合五十年陟語與尚書五十載陟方乃死合可知舜無溺死之事夫信漢儒不如信孟子爲正今山西平陽府卽古河中地解州安邑縣西北二十里有鳴條岡舜墓具在孟子舜卒於鳴條此爲不易之論竹書云鳴條有蒼梧山舜崩遂葬但鳴條無蒼梧山葬於蒼梧一語史記禮記竹書皆附會之辭朱子粵西舜祠記謂舜蒼梧無明文可據是亦疑之矣豈鳴條之野當日亦有蒼梧之號耶山海經云蒼梧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卽今平陽則古蒼梧卽爲鳴條可爲一証

黃陵廟之二妃爲湘君爲湘夫人歷代皆謂爲堯之二女司馬光詩云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巡狩迢迢渡湘水最有灼見夫不復巡狩彼洞庭安得有堯女墓哉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未明言誰之女也郭景純曰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稱湘君因引禮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之文說二妃不從固是然舜亦未葬蒼梧也景純又曰帝舜之配不應降附小水爲夫人當以此二女爲天帝之女然天帝之女亦不應降於水爲夫人也羅長源曰此二女當爲舜之第三妃癸比氏

所生者是舜之二女也一名宵明一名燭光案山海經有云舜妻癸比氏生二女處河大澤其靈能照百里然未明言洞庭也長源豈以河大澤卽指爲洞庭耶陳士元江漢叢談渭湘祠爲舜之二女黃陵廟爲癸比氏引山海經之言爲實竹書云舜卽位三十年后育卒后育者娥皇也墓於渭帝王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均舜崩後隨子封於商故曰商均商州有女英塚今平陽蒲州有蒼陵谷亦有娥皇女英塚絳州鼓堆祠有石刻亦曰舜之二妃渭也商也蒲也絳也必有一實皆非楚地則岳之湘君湘夫人

非堯之二女也明甚郭璞謂是二神此語不謬謂爲  
天地之女則荒謬無根羅長源謂是癸比氏之女此  
說或亦有之昌黎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  
人好事之流以山海經所言遂神其說未爲不可但  
以黃陵墓爲癸比氏則訛以傳訛又不必矣

天下稱蒼梧者三一粵西蒼梧在今梧州一洞庭蒼  
梧在今岳州一東海縣有蒼梧山在今海州贛榆縣  
粵西已不待辯海州附會竹書註海州之說語亦穿  
鑿且紀載祠墓絕無可考惟洞庭蒼梧之說至今膠  
固牢不可破疑耀謂是山西平陽府解州西北二十

里。有鳴條岡。見有舜墓。而徐鑒又引山海經。謂舜與丹朱。葬不相遠。可爲平陽鳴條之一証。千載疑團。渙然冰釋。故予另爲排纘。其說裨考古者。共訂焉。

### 文帝霸陵

漢文薄葬。人皆稱之。晉愍帝紀。盜發霸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是文帝之陵。亦遭掘矣。鮑溶詩云。儉風本是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云。驪山脚下泰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讀鮑白詩。則似霸陵未曾發也。不識。

何故

疑塚

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有詩題之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卽休何有餘機到丘壠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不知直教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九成曰此亦詩之斧鉞也王棠曰老瞞塚竝不在七十二若如此詩又被老瞞瞞過矣

俗說朝天宮是明太祖墓處此訛言也帝王大度斷不如是元朝帝王無陵寢其伎倆與瞞同

宋陵寢毀瘞始末

唐君名珣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授經養母戊寅春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勢燄爍人窮驕極淫十二月十二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押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聞之痛憤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唐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子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斷

文木爲匱復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  
散遺之。薊地爲藏爲文而去。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美  
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云云。唐收骨  
後又於宋嘗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  
行二首曰。馬箠問髡形。南面欲起語。野麝尚屯束。何物  
敢盜取。餘花拾颺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  
茅宇。老木鑿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  
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  
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  
首。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



骨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抔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前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兒玉雁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唐熟其事。唐至今無恙云云。此雲溪羅有開先生所撰傳也。遂昌鄭明德先生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卽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贖。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孝兩家。斯足矣。

番僧左右人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塋於東

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杯未築珠宮土雙

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東青唐作

是自築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

鳴哽不知真帖落誰家起句與前全不同後三句相彷彿稍易數字橋山弓劍

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

捧香來起二句不同後二句同前易數字餘七首則忘之塋後林於宋

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

首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

五月溪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

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  
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劈  
歷一聲山石裂。前二首全不同後一首易數字少數句又齊人周草窗先  
生諱密有癸辛雜識一書所記又不同云至元二十二年  
乙酉八月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  
者成於演福寺剡僧澤號雲夢者初僧聞欲媚楊髡遂  
獻其寺旋又發親王塚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  
一力贊成之俾太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揚侍郎汪  
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  
黨如沈照磨之徒部令人夫發掘時有中宮陵使羅銑

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爲澤痛箠協之以刃令人  
逐去大哭而去遂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刼取  
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啓棺之初有白氣亘  
天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皆籍以錦錦之下承  
以竹絲細簾一小廝攫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曰  
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  
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  
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置棺製衣收斂大痛  
垂絕隣里爲之感泣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晝夜不  
絕至十二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

陵初徽欽死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  
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奉迎易總服  
寓於龍法殿子宮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論功受賞先是  
選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視之最下者  
斲而視之旣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  
以槨仍納衮冕翬服于槨中從之至此被發掘欽徽二  
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一枚而  
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僞不可知不欲逆詐亦以慰一時  
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高宗陵  
骨盡化略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爲澤所得

孝陵亦蛻化。止頂骨卜片內有玉璽瓶一副古銅  
甬一隻亦爲。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  
竝骨蛻者真天人也若光寧與諸后優然如生羅陵使  
亦如前棺歟。悉從久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  
同傳陵中金。以萬計皆爲屍氣所蝕如銅鐵狀以故  
諸凶棄而不。往往爲村民所得聞有得猫睛異寶者  
一村翁於。陵得一髻其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  
一短金釵取以歸以其帝后之遺置一佛堂奉事之凡  
得金錢之家非病卽死翁恐函送龍洞中此翁今富矣  
方移理宗是時澤在旁以足蹴其骨隨覺奇痛一點起

於足心自此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止  
聞得志且富後道間爲人屠而鬻之愷與楊髡分贖不  
平已受杖死尚有允在據此說則與雲溪所傳歲月絕  
不同棠謂前人論議訛以傳訛細讀三家其真僞未嘗  
不露於紙上可參考而得也攷元以丙子下江南雲溪  
羅傳中云戊寅丙子去戊寅僅三年耳新朝草創楊髡  
恃恩得以施其慘毒周雜記中言乙酉丙子去乙酉已  
十年當不得有此事及讀宋景濂高季廸楊維禎王逢  
原諸集然後知甲申桑歌爲相與楊髡爲表裏使僧嗣  
古妙高言毀陵事桑歌可其奏云云然後知事屬乙酉

言戊寅年非也周雜記中言八月起謀十一月復發徵  
欽高孝等陵雲溪傳中言十二月唐與少年等合謀日  
期相隔不遠可不必辨唐傳云楊髡帥其徒頓蕭山發  
趙氏諸陵寢棄骨草莽間唐以白金具酒肉飲諸少年  
願收遺骸共瘞先窳他骨易之文本爲置黃絹爲囊約  
少年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事訖酬飲  
諸少年戒勿泄觀此可知有諸少年併力於時林義士  
與羅陵使皆各有道路非唐一人爲之也至於絕句與  
冬青行林唐互見然林以銀賄僧有云餘不敢望得高  
孝二家足矣故詩有雙匣親傳竺國經之句雙匣指高



孝竺國指所賄之僧不曰骨而曰經隱詞也又一詩云  
行到蘭亭更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此則林義士哀諸  
陵之失所矣若云唐詩則按文索義多有不合如唐旣  
與諸少年襄事何得云不知真帖落誰家且無賄僧之  
舉何得云親傳竺國又非高孝二陵何得云雙匣詳詩  
意斷爲林作無疑當是後人見唐有此盛舉遂誤將林  
之事牽合書之耳或又謂高孝骨歸葬于東嘉杭去嘉  
有千餘里冬青恐枯瘁不能致於東嘉會稽去杭止隔  
一水疑是唐義士詩予謂嘉杭相隔不甚遼遠冬青何  
得難致彼時林旣賄西番僧得有高孝二宗之骨恐事

漏泄潛歸東嘉亦理之必然者且林無唐與少年易骨之謀一世禍且不測因是知癸辛雜記謂高孝二陵屍骨皆化非真化也西番僧利林之賄而又樂潛藏二陵之金玉故爲是說以愚楊髡耳彼羅陵使爲澤宥箠救死不暇逃於草莽安從知其底蘊耶事定後以爲高孝無屍妄曰蛇化而載筆者又曰天人抑知高孝二陵之骨伏魄東嘉相無恙乎因此推之諸陵之骨唐與少年已絕地爲藏高孝之骨歸然東嘉徽欽之骨魂飄沙漠羅陵使所焚之骨諸后或在內其餘則唐與少年所易之骨也嗚呼不有唐林不遺失者少矣予細攷諸書然

後知宋諸陵之骨皆得歸土故於三書之後附記論說使留心考古者更互証焉

棠書後見明成化時華亭彭先生諱瑋者言宋諸陵事輟耕所載不詳當甲申桑歌爲相與楊髡相表裏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諸陵明年桑歌矯制可其奏實利其殉寶也又哀諸帝幣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以厭勝之截埋宗頂以爲飲器未幾楊髡事敗飲器歸於宮以賜帝師當發陵時義士唐與林陰相躬拾不盡遺骨塋別山中植冬青爲識之謝翱亦有托麥詞作冬青引云云又珏有羊兒年犬兒月霹靂一聲天下裂其後至

正十九年己亥張士誠遣張士信守杭壞白塔斃城塔  
亡而元亦亡洪武元年高皇帝遣主事谷衷奠卽北平  
索飲器於西僧汝納鑒藏浚惠詔應天府尹瘞諸鳳臺  
高座之西北明年乙酉上覽浙省進宋陵圖遂命啓瘞  
南歸藏諸舊陵云棠先以理宗之首失去爲未了之案  
及讀此方知理宗之首亦得歸土而浚恨髡胡極惡元  
政凌夷欽敬明太祖之規模作用高出羣倫萬萬也

### 岳墓

岳武穆有孫爲僧將廟與寺毀廢鄭明德爲作疏語中  
有云賜墓田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日鼓鐘長

爲聲宛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斯云云

葉靖逸詩云。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子昂詩云。岳武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林清源先生曰。孤塚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

謚

古人謚法。謂有聲譽必取其最重一事以彰之。其法始於周公。禮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鄭玄云。壹讀爲一。謂雖衆善卽以一大善爲謚。

耳棠攷周人卒哭而諱將諱而謚郊特牲死而謚今也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樵謂古無謚謚起於周周謂謂  
有爵死乃請謚於天子後但死卽有謚亦未嘗請於天  
子皆其子孫自爲謚故曰今也棠攷後世私謚已起於  
春秋之時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呂大臨曰父  
之爵不當謚以已爵當謚而作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  
尊而反卑之非敬其父也棠攷此說是父無爵不得以  
已之爵而妄作父謚今世祖宗受封贈爵雖加而不敢  
爲謚亦古人之意若無爵而有德行則門人弟子皆爲  
私謚此則與加爵作謚不同矣元人追封皆請命於天

子則犯加爵作謚之議非曲禮之意也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於魯君魯君謂爲粥與饑謂之惠以死衛君謂之貞聽政而交四鄰不辱社稷謂之文謚曰貞惠文子此三字謚也棠按前代有爵謚必由天子天子之謚由於臣子名曰幽厲雖臣子不能爲君諱夫幽厲周之天子臣子不敢私畏天理也可見古人謚法之嚴秦人以爲臣議君子議父始爲除去然人臣之謚仍如前自漢至晉猶公道在於人心昔賈充弑君病時自憂謚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充卒以外孫爲嗣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

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郕絕父祖之血食開  
朝廷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武帝不從  
謚曰武棠謂秦秀爲晉之臣充之不忠諱而不言只以  
絕血食一節言其不孝而謚曰荒武帝雖改爲武而當  
時議論皆傳之於史妙在不忠之名自不可掩而不孝  
之荒又復傳於後世此謚法之所以足重也北魏鄭羲  
爲人貪鄙尚書謚曰宣詔曰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  
曰靈可改爲文靈唐許敬宗卒袁思古曰敬宗棄子於  
荒綴嫁少女於夷貊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謬戴至德  
謂王福峙曰高陵公任遇如此何似謚繆王曰昔何曾



既忠行孝以日食萬錢秦秀謚之曰謬敬宗不逮曾謬  
不負許氏矣宋朝夏竦卒仁宗以東宮舊臣賜謚文正  
司馬溫公以竦爲大邪謚以正不足以掩其惡有傷國  
家之至公因改謚文莊宋陳執中卒韓維上謚議謂執  
中居大位不能正典禮之失以爲寵祿光大曰榮不勤  
成名曰靈請謚榮靈程伊川曰朝廷至要莫先於謚法  
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  
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待  
此以世風也棠按前人賜謚大都擇其所長而略其所  
短梁肅有言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天緯地之文孟武

伯寧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  
之文管夷吾有反玷不得謚曰敬魏徵昧於知人蘇瓌  
不能操守二人皆謚文貞以魏之立言正告蘇之封詔  
阻邪不可以一眚掩大德也肅之所言固是然罪多功  
少之人使錄其功則罪不彰彰其罪則功盡沒用二字  
謚必得一抑一揚方能得一生之梗概如何曾忠孝以  
飲食奢侈謚之曰荒則偏於惡矣周初用一字後用二  
字或三字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諸子以一字不  
足以紀其實於是有文忠文成景桓宣成武之謚唐時  
參用其法以魏徵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忘身

近貞廢一不可故曰文貞二字皆美謚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忌近褊言褊則失其審正言貞則遺其褊狹故曰貞褊棠謂必如此方得古人褒貶之意夫春秋褒貶謚法亦然有抑有揚最爲諦當若德行純粹功及生民爲當代之全人則舉其重者謚之一字足矣後世所傳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今文尚書有大藏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與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說紛紛不一自古謚法先請於天子唐宋則太常掌謚元時太常不掌謚洪武初年惟武

臣有謚永樂中文臣始得謚 本朝大臣有謚皆出於  
朝廷然皆有美無惡而庶人有德行者不能上達往往  
爲之私謚焉

### 私謚

私謚非古也後世之有私謚始於漢之陳文範今弟子  
欲尊其師子弟欲尊其父兄率有私謚昔張橫渠卒門  
人擬謚爲明誠以質程子程子以問司馬公公復書引  
郊特牲檀弓之言不許也今橫渠謚曰明公乃後世追  
尊者

### 繆穆通用

謚法布德執義曰穆武功不成曰繆然古人穆繆通用秦魯皆有穆公史作繆而昭穆亦有作昭繆者漢關侯謚壯繆宋岳飛謚武穆非繆皆惡謚也武穆後改謚忠武

岳忠武謚

江止菴遺集云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其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詞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睹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

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較以或殊。在  
秉心而不異。垂之典冊。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  
與山河而并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  
也。當稱忠武爲宜。理宗時謚忠穆。

文信謚忠烈

趙弼作文山傳。赴義之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  
辨。連日陰黑。宮中皆秉燭而行。羣臣入朝。亦燕炬前導。  
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  
中書半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洒掃  
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李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起。

吹神主於雲霄中隱隱雷鳴如作怒聲天色愈暗乃改  
前宋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霽按正史文集皆不載此  
事傳疑可也信公至明朝景泰中謚忠烈人未知見并州稿  
贈官之始

莊元年天王追命魯桓昭七年追命衛襄注如今之哀  
冊定九年齊侯得敝無存之尸二隧之與之犀軒與直  
蓋注隧衣也比殯三加襚浚禮厚之犀軒卿車直蓋高  
蓋疏無存賤人蓋初以士服次大夫次卿服犀軒是卿  
車明矣三隧終以卿服襄十四年四月鄭公孫蠆卒赴  
于晉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又

張安世傳宣帝封賀冢注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魏了翁曰按此乃贈官之始

以恩回贈得及祖及外祖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于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爲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祖者



也此例極多

覃恩移贈

覃恩贈祖父古今通例考唐李德裕遇覃恩當追贈祖父乃乞廻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工部侍郎德修爲禮部尚書朱范文正公少孤三歲母適朱氏感朱長育及貴用南郊所加恩祈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朱李文正公昉請以郊祀覃恩追贈本生父故工部郎中超爲太子太師母陳謝氏爲鄭國夫人王沂公會歐陽文忠公修幼育於叔皆祈恩追贈此上或移贈本生父或移贈兄或祈贈叔父或贈撫養義父皆唐宋之異典

本朝覃恩亦有移贈之例本生父母輟自己應得之封  
可以移之生母非嫡繼亦得移之至於贈兄贈叔則今  
時所未聞也

### 疏河

李氏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決無常時治  
法亦異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決後爲張  
秋都憲徐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  
之耶使者至徐出示二壺一一竅一五竅注而瀉之則  
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昂之親得於見聞者  
也白公旣從疏議故兩省之民咸立之

漕渠

禹時都於冀三面距河粟達河而止左傳秦饋粟於晉自雍及絳故曰汎舟之役吳開溝於揚自江達淮今邢江是也皆不過一時之役自後秦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青徐瑯琊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鐘致一石六斛四斗爲鐘漢高帝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十萬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城朔山轉漕甚遠其臣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用粟多旣增百餘萬石又增四百萬石又增六百萬石裴耀卿主運漢以來運數之多莫踰於此然沿河置倉隨地轉運江船

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故劉晏歲運一百一  
十萬石而無升斗溺水汴宋漕法分爲四路京東之粟  
歷漕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宋真宗時京東分廣濟  
河繇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  
于堽城作斗門堰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  
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青利津諸河入  
海旣而海口沙壅復從東河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  
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創海  
運與濟州河竝行未幾又行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  
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御漳河名會通河夫汶河

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南接淮泗北通白衛  
實自元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  
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明初海運如故永樂徙都於  
北亦嘗行之九年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  
四百五十餘里其塞淤者三之一可濬之以通漕朝廷  
乃命尚書宋禮往治用潘策役夫三十萬二十旬蠲租  
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侍郎張信圖策與興安伯  
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  
殺水勢又用老人白瑛計於寧陽築埧城壩橫亘五里  
遏汶水東流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一水四

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修  
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  
閘十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一百十有六尺爲  
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於是漕運通而海運罷膠萊  
故道亦遂湮廢漕渠之功宋公爲鉅平江伯陳瑄永樂  
時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建議造淺艫二千艘歲運二百  
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浦引入由管家湖入鴨陳  
口達淮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真州瓜州  
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冰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  
築高郵湖堤而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

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緣河築堤以便人行所謂海運者本前代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樵洄以故糧多湮沒歲損米若干而挽卒又往往溺死故漕渠在江淮間者稱陳功爲大在齊魯間者稱宋功爲多究之皆末務也探其本必復溝洫之政然後河患可平漕法可廢

### 賈讓治河三策

漢哀帝時騎都尉平當使領河堤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浚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

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自古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莽月自定難者將曰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答難曰今瀕河十



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  
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  
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姦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  
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  
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  
可從淇口以東爲石堤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  
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填淤加  
肥一利禾麥更爲秔稻二利轉漕舟船之便三利民田適治河  
堤亦成此誠國富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  
策若乃繕完墳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

下策棠按西漢治河議論不一或築堤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隤林竹而下以石或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隨河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以今觀之總不出賈讓三策而後世所行者只在中下二策講究焉

### 伊婁河

瓜州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州蔡寬夫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楊子橋對岸而瓜州乃江中一州耳今與楊子橋相連矣舊唐書齊澣傳潤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行滙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濤漂損澣乃移漕

路於京口塘下直渡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達揚子縣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伊婁埭卽今之瓜州閘也

### 浮橋

詩大明篇曰親迎於渭造舟爲梁杜預謂爲河橋此卽後世之浮橋也聯比其船以板加於上也春秋昭公元年秦公子鍼奔晉造舟於河今蒲坂夏陽浮橋是也爾雅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泝郭璞曰造舟比船爲橋維者維連四船方者併兩船特單船也泝併木以度棠攷後世簿筏卽古人所謂泝但用

竹用木不同耳晉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  
河橋於富津議者以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必不可  
立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唐開元九年新作蒲  
津橋鎔鐵爲牛張說曰河有三橋蒲津居其一舊制橫  
組百丈連船千艘辨修竿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開元  
十二年俾鐵代竹取堅易脆結爲連環鎔以爲伏牛立  
於兩岨禁連於河中單鑣以特船牛以繫纜亦將厭水  
物奠浮梁

### 黃河入淮

熙寧中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

於梁山張澤樂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  
清河入於海此黃河入淮之始然特支流由汴入泗至  
清河口入淮耳元至正四年久雨決堤水勢北浸安山  
沿入會通運河用都漕運使賈魯議疏塞竝舉挽河東  
行復故道南漚於淮又東入於海歐陽玄曰治河一也  
有疏有濬有塞順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  
因而濬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又曰賈  
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  
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所之功視南岸爲難  
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竝

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餘闕曰河嘗橫潰爲患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其勢未可以力勝也禹之治水自大伾而下則析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而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爲屯氏諸河其河後入千乘而德棗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偶合於禹所治河者

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  
又南决南渡時又東南入於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  
以爲之委故今之河患與漢武帝時無以異自宋南渡  
時至今謂殆二百年河旋北其勢然也此元時余闕之  
言也按元世祖命其臣篤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  
蕃朶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  
爲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胡言所謂火敦腦兒也其地  
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  
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爲近焉自西而  
東合諸河水其流寢大東北流分爲九渡行二十日至

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繞崑崙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析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礪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跡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百里恒被其害方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繼決於



瓠子又決館陶遂分爲屯氏河二河相竝而行元帝永  
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於  
平原則東入齊人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爲一宋熙  
寧十年河又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  
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  
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於灌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  
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  
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  
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  
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

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於淮焉自後遷徙不常而總之以淮地爲經至

本朝司事者見河勢汹涌恐有防城郭惟決下河堤斥是以下河之民流離奔竄遭水患而死者無算今黃河之水浸尋已入於邗江矣河水高於淮城數丈惟恃堤斥以爲護衛恐不急治必有淮民其魚之嘆總而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執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於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卹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

禮曰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竝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諸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參漏矣恐一決不可收拾東南財賦之區關係不少賈魯之疏濬塞三策在水不狃獬時可以濟事若積雨水漲則難措治惟有賈讓上中三策合而用之則有益民生不淺也

海運

秦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

東萊二縣

瑯琊負海

之郡轉輸北河

在朔方

率三十鐘

六斛四斗爲鐘

而致一石是以

一百九十斛而得一石漢孝文時賈誼曰天子部長安

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鏹道數千石輕致輸或乃越諸

侯而遂調均發微至無狀也秦人輸將起海上而來一

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

之所苦甚多也此則孝文時亦然矣武帝元光用大司

農鄭當時議穿渠以漕運元封元年山東漕益歲六百

萬石漢高帝時山東之粟漕運不過數十萬石而已唐

都關中漕運東南不過二十萬石元史伯顏獻海運之言江南之糧至京師多至三百萬石用朱清張瑄之策也唐人亦轉運東吳粳稻以給幽燕見于杜甫之詩然不過給邊方之用用以足國則自元始其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自上海至楊邨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自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大萊州大洋入界河舟行風迅自浙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明代永樂間仍海運自會河通始罷海運

## 黃河清

漢桓帝延熹七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明年帝崩靈帝以解讀亭侯入繼隋書言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後十餘歲隋有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清後二歲唐受禪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黃河清臨洮人楊珪上書亦引襄楷之言後四歲宣宗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興

至先朝尤驗正德河清嘉靖以興王卽位泰昌河清崇禎以信王卽位見日知錄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五百里皆清凡七日河魚歷歷大小可數順帝聞之不樂侍臣曰河清王者之瑞何爲不樂帝曰傳云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後洪武帝龍飛於江淮按洪武之興異於他帝故河清亦有不同也

### 耕蠶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君皮弁素幘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歲旣單也盡矣世婦率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纁以爲黼黻文

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讀作縑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張拭曰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之依也能常存是心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其後幽王惑褒姒以召犬戎之禍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室蓋推其禍端由稼穡織紉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葛覃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室之章則知



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不較著乎

### 養蠶室

湖地宜蠶新絲妙天下每蠶忙時必有小鳥連叫曰澈山看火其聲清澈可聽蠶畢則止餘地無之蠶室煖育者倦極常有火患作繭用帚以禾艸爲之長尺有咫大可一握散布登蠶其上有至二三重者名曰上山蠶湖絲惟七里者尤佳較常價每兩必多一分蘇人入手卽識用織帽段紫光可鑑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過則有傷是爲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澌澌而食

然後以鵝羽拂之是爲攤鳥其既食也乃熾炭於筐之下并其四周剉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饑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浸泄不齊之患矣編徑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粘曰葉墩用以承刀惡其聲之著也是爲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摘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餵是爲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三而之三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爲務益廣是爲出火蓋自此蠶離於火而葉不資於刀矣又四五日爲大起大起則雍雍則分箔雍早則是傷而絲不光瑩雍遲則

氣蒸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爲熟巧爲登簇巧以葉蓋  
曰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藁覆曰冒山濟其不及者  
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炙山晴煖則否三日而闢  
戶曰亮山五日而去籍曰除托七日而采親爲落山矣  
凡蠶之性喜溫和與惡寒熱大寒則悶而加火大熱疏  
而受風蠶房宜卑卑則溫蠶簇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穫  
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  
至於桑葉尤宜乾而忌溼少則布挹之多則箔晞之能  
節其寒煖時其饑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  
期而舉得其宜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興起率勸咸精

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傳者始而驚中而疑終而信也  
其後益加講求爲法愈密所產益良前後幾達十年歲  
無敗者時謂得養蠶術焉見朱國禎湧幢小品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九終 姪孫兆衍 孫燦燦正字